

金瓶梅传奇

(全本)

郭戈 著



金瓶梅



宝文堂书店

责任编辑：杨锦海

封面设计：张玉良

金瓶梅传奇

宝文堂书店出版发行

ISBN 7-80030-126-5/I · 36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450,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定价(上下卷)：9.40元

本书以明朝嘉靖年间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把上至宫廷皇帝、官宦豪门，下至市井贫民，勾栏妓女的各种生活及荒唐的社会现象，作了生动描绘。

正是：“天下奇书，尽述闺帏欢乐，消愁遣闷，纵览娇艳奇闻！”

“深闺闲情，房中乐事，管教天下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目 录

第一回	嘉靖帝红丸淫宫 贼奸相娇女媚君	(1)
第二回	游相府红颜损命 祭风流金匱赐恩	(19)
第三回	上元夜赴宴闹宴 赏灯节怜娇救娇	(38)
第四回	杨继盛拼死劾奸相 王世贞仗义主殡丧	(56)
第五回	省家亲巧识珍画 论丹青暗动芳心	(74)
第六回	恋花陌纵欲命悬线 谋伉俪冲喜强逼婚	(88)
第七回	云封玉霄双拜月 丹青雅至重鸿儒	(107)
第八回	赵文华南巡祭海 姑苏城走马选妃	(121)
第九回	翻红转绿花月债 偷妓换妾黑衣人	(136)

第十回	徐孝廉献妾谋宠 赵文华掠美施恩	(153)
第十一回	供狐媚狼穴认贼父 宣秘宗佛堂施淫心	(167)
第十二回	女公子避祸生祸 店丫头捉奸惹奸	(184)
第十三回	慕风流青楼题诗 弄权术官衙设计	(202)
第十四回	无情父逼画夺娇 荔枝女移花接木	(220)
第十五回	芳楼惊风攀月客 尼庵羞煞杀折柳人	(236)
第十六回	媚奸相犬奴进京 卖干爹义子生祸	(253)
第十七回	唐顺之巡兵察蓟镇 汤裱糊卖主造伪书	(270)
第十八回	汤裱糊仗势逼画搜王府 严世蕃捞月成羞布机关	(288)
第十九回	徐知府痴卜乌纱梦 顾老儿魂系上河图	(303)
第二十回	坠落女珠沉玉碎 攀花客梦惊心寒	(315)

- 第二十一回 王世贞逢盗结侠义 (330)
我来也显技卖神通
- 第二十二回 神偷儿盗印行侠 (348)
脏官儿披枷送孝
- 第二十三回 喜中喜设宴赏珍画 (360)
错上错骂酒觅事端
- 第二十四回 独悍娘寻夫闹梦 (378)
瞎公子逼画搜宅
- 第二十五回 滦河惊变王抒入狱 (395)
囤囤探主亲兵撞阶
- 第二十六回 祭英雄南枝啼泪 (410)
害忠良暗布杀网
- 第二十七回 子救父乞怜无告跪长街 (425)
抢圣旨喜笑怒骂闹法场
- 第二十八回 王世贞盛礼葬父 (436)
严门客祸殃池鱼
- 第二十九回 李恩成挂冠封印 (449)
我来也刀取乌纱
- 第三十回 搜尼庵淫贼杀画焚尸 (463)
宿客店神偷盗棺行侠
- 第三十一回 王世贞岳庙惊旧客 (482)
神偷儿拍棺骂相府

第三十二回	刺严贼义侠双殉难 逢狭路诳语金瓶梅	(499)
第三十三回	炉锤妙手神笔衍化《水浒传》 寄意时俗血透纸背《金瓶梅》	(514)
第三十四回	迷淫书车颠心醉痴 仿浪态飞马闹巫山	(530)
第三十五回	读奇书病房生奇事 偶怀春犬口怀恨亡	(549)
第三十六回	守孤灵偷嫖丽春院 宴狎客戏笑失御礼	(563)
第三十七回	王世贞梦斩虎狼尾 邹应龙雨访金瓶梅	(580)
第三十八回	徐阁老施诈除奸 贼父子罪极生祸	(595)
第三十九回	日暮途穷主仆饮恨 失魂落魄父子逃归	(611)
第四十回	严世蕃伏法身亡 白衣人碎尸潜踪	(627)

附 录：有关《金瓶梅》作者的史料

第一回 嘉靖帝红丸淫宫 贼奸相娇女媚君

喇叭，唢呐，名利场，抬声价，大江东去船如麻，知是哪朝哪家？大浪淘沙去，悠悠白云嫁，不见东风欺梦散荣华？眼见得吹红了这家，吹翻了那家，将闲情尽付渔樵话。

大江滔滔东去，世间古往今来。一朝一代，代代朝朝，大凡天下做皇帝的，无不以真龙天子自居。龙虽为神圣之物，却纯系子虚乌有。不过做人的为自己造个偶像当作神仙崇拜罢了。世间之事偏怪，真真存在的，反不以为真；子虚乌有，却奉为神。就说这龙，不过是蛇身牛头鱼鳞鸡爪世间凡物所拼凑起来的一个杂种。一旦为龙，则神乎其神，呼风唤雨，凭空捏造一个偶像，便主宰了天地人间。由此人不为人，只把自己命运，交与龙交与神去主宰去摆布。由是天下皇帝，便为人龙，至高无上，位九五之尊，个个神圣起来，主宰一统天下：普天下厚土，莫非属有，四海之宾，莫不为臣。更有甚者，便是天下之人，莫不为皇帝而生：男子阉了阳物，去了做人之根，充入宫监，侍奉掖廷；女子生得貌美，便选秀囚

入高墙，三千佳丽，只为他一人寻欢受用。代代相传，人龙则为人神。皇帝个个要死，偏是那龙的精灵不死，不独不死，反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为永保龙种不断，竟如鬼魂附体般，附在两个阴阳物体身上。

莽莽长城，横空出世，是阳刚的勃起，天地之阳；滔滔黄河，黄色的经血，是阴柔的淫荡，大地之阴，千古流淌。莽莽一撇，滔滔一捺，天地间一阳一阴，好大个人字。两腿一叉巴，就在血火里交媾，血火里生息。咔嚓一代，咔嚓一代，一朝一代一代一朝一兴一亡一亡一兴兴兴亡亡亡亡兴兴兴中有亡亡中有兴就这么叉巴着腿躺着。累不？不累。龙是永不知累的。

转眼到了明朝嘉靖年间。那世宗皇帝，因在位十年，偏无皇嗣。断了龙种，如何了得？便置朝政于不顾，从那贵溪山中，请来个仙人邵元节，当作个活神仙一般看待，命其主持坛事，整日价在宫中设醮坛祈祥。然而天违人愿，不知那天上神仙是自己贪欢纵欲寻乐去了，还是一梦千年不曾醒，世宗虽是崇道拜神，竭诚敬信，朝颂经，夕持咒，日日拜祭，差不多有一两年功夫，偏偏后宫数十嫔妃肚里空空，竟没一人怀胎应验。这时有监察御史喻希礼、编修史杨名等大臣，拜本乞求免去醮坛仪礼，劾奏那活神仙邵元节拜醮祈嗣皆荒唐无稽之谈，且宫中设醮，有失政体，不要因崇信一个山野术士，误了安帮治国大事，得罪满朝文武大臣。世宗闻奏大怒道：“希礼谓朕罪诸臣，乞免醮坛仪礼，难道要误朕子嗣，断送天下于他人么！”

家天下，万万不可断送得。世宗一怒之下，将喻希礼罢去官职，发配边关充军去了；又将杨名逮捕下狱，带罪戍边。龙颜大怒，人哪敢吭气？由是朝中百官，敢怒而不敢言。

那活神仙邵元节，眼见祈嗣无效，且得罪朝中诸臣，自觉无颜再居宫中，于是暂乞还山。临行且哄世宗道：“皇上道心真诚，自有天道相助。贫道担保不出一二年内，定能得皇嗣，福延社稷。”

世宗听罢大喜，深信不疑。遂命中官到贵溪山中，糜资百万，拨派巨金，敬修田亩，为邵元节修起一座仙源宫，令其仙山修养。

便是活神仙，嘴里也生不出孩子来。邵元节去后，后宫嫔妃虽是轮着班承受皇恩雨露，偏是肚皮空空鼓不起来。

时光荏苒，冬去春来，四季流水转，宫中岁月长。龙种无望，便是那宫妃暗里偷个人种下了肚，侥幸生下了皇子，诸嫔妃唯恐她母因子贵，爬上皇后宝座，暗里也便将那小命处置了。世宗哪肯罢休，其间便又接邵元节回宫。星移斗转，又过多年，原来神仙也不能长生，邵元节终因年迈，也一病恹恹，恰似风前烛，瓦上霜，黄泉路上欲行人了。因重病不能为世宗设坛祈神，又推荐一名真人来作替身。只这真人一来，宫中顿时血潮翻涌，淫漫宫廷。正是：

红丸宣淫翻血浪，上林风残荡花魂。

这真人名陶典真，又名仲文。少时为黄冈县吏，因性喜神仙方术，常在罗田万玉山中演习符篆，自道极是灵验，邵

元节未入宫时，曾与他时常来往。及至邵元节入宫得宠，这陶仲文凭借前时友谊，屡屡寻他拜访，只求他在世宗面前为自己疏通。人常道：“万事皆超然，胜似活神仙。”如今这活神仙也屡屡托人求官做，可见当官的妙处自有许多。先时经邵元节暗里活动，陶仲文果然得了个辽东库大使之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辽东库大使远强似知府的，自是荣华富贵享尽，大饱了私囊。及至任满还京，自是带了些奇珍异宝来拜见邵元节。邵元节此刻已卧病在床，虽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蓦地见这许多珠光宝气，居然精神了许多，眼里混浊散光也亮了起来。坐起说道：“如今我已年迈，精力不支，且又重病缠身，只怕难挨多日了。我屡屡上表乞归，终因皇上错爱，只是不准。如今演授法事，我实是力不能及了。虽有徒儿在身旁，只是难当此重任。你如今来得正好，替我出力，我便歇了。”遂卧床写了一纸荐文。

陶仲文喜不自胜，连连道谢：“多承荐举。我自当牢记真人之言，日后为皇上效力。”

是日陶仲文寄寓邵元节真人府内宿了。次日清晨，由真人弟子邵启为领了陶仲文，入宫面见圣上。至宫门前，见那兵丁把守，气势威严，陶仲文心下自是有几分怯怵。只见那邵启为，趾高气昂，目不侧视，也不禀报，竟往里闯。把门兵丁，不仅不拦阻，反倒毕恭毕敬，陶仲文由不得神气了些，暗暗喜道：“不想皇上果真把我辈这等看重，实乃万幸！万幸也！”

到乾清宫门前，陶仲文留步等候，由邵启为入内禀报。此时世宗因夜里劳累，神情困倦，正趴在龙案前呆坐。邵启

为也不跪禀，只施礼道：“现有罗田仙人陶仲文于宫门候见。因仙师年迈体弱，不能尽忠皇上，愿荐仲文以代。”

世宗看过荐书，喜出望外，只道神灵保佑，又来个活神仙。立即招至宫内相见，在乾清宫设盛宴款待。世宗牵了陶仲文手，龙案前坐了。陶仲文初来不敢造次，只同邵启为左右相陪。席上金樽斗光，酒泛流霞，烹龙炮凤，奇珍异果，自不待言。席下丝竹沸响，仙音袅袅，一班宫娥彩女，弄箏拂弦，广袖轻舒，翩跹起舞，裙飘香风，歌扬清韵，热闹如仙境一般。

席上世宗问道：“仙师祖籍何方？”

陶仲文道：“正是罗田万玉山中。”

世宗道：“仙人修炼何术？”

陶仲文道：“正是却谷食气，长生不死之道。”

世宗喜道：“古人云，男女饮食，人之大欲。人不饮食，果真能长生么？”

陶仲文道：“却谷食气，乃奥秘奇功，得此道者，古今有之。昔晋时颖川人张广定，因遇兵荒马乱，饿殍遍野而无以生存，迫将幼女埋入古墓之中，不饮不食，仿效气息，三年乃出，活生生依然如故。^① 西汉留侯张良，性多疾，即导引不食，服辟谷而静居行气。^② 三国时有曹操门客王真与郝孟节，皆山西上党人。孟节茶饭不食，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者，可至百日半年。王真甚之，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

① 见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对俗》

② 见司马迁著《史记·留侯世家》

泽，似未五十者。断谷二百余日，肉色光美，力并数人，气力自若。^①唐朝宰相李汝，绝粒不食，且身轻如仙，腾身能在屏风之上行走。其指尖放气，可熄烛火。此辈历代有之，不足为奇也。”

世宗大喜道：“仙师果有此奇功，可传之与朕么？”

陶仲文道：“万岁乃真龙天子，九五之尊，岂可学那山野之术，受许多清苦，贫道自有仙丹妙术，管教万岁食之身健神爽，长生不老，与地仙无异”

世宗听得果然惬意，欢喜万分。畅谈片刻，忽又想起桩老大心事，闷闷不乐道：“长生之道，虽是极好，只是近日天象有变，显逞异兆，各地多有灾变呈报。山东泰安山吼，彻夜不息。一山忽裂为二，自行五里方止；河南汛涝成灾，且有群鼠渡江，首尾相衔为伍，约三里长，人驱之不散。陕西地震为灾，地裂三尺，深不可测，且有黑水涌出。更有甚者，南京突降黑雨，腥臭粘黑如豆，自是怪异。便是帝京，数月久旱不雨。且前日天象有变，慧星隐现紫微，光芒数尺；只这宫中，亦多兴妖作怪。且有黑光为祟，漫如浓烟，又夜间常闻木鱼声，着实吓人，请教仙师如何能弭天变？”

陶仲文道：“宫中妖祟，待臣夜来祷禳，定教禁掖平安。天道之变，有文帝《日食求言诏》尽明其理也。”

世宗道：“有何见教？”

陶仲文道：“天有风雨，人有栋宇；地有江河，人有舟楫；天地有所不能，须待人为。古人与天地参，便是此意。且父

^① 见《后汉书·艺术列传》

母发怒，人子不敢嫉怨，当起敬起孝；上天示儆，天子亦宜恐惧修者。三代圣王，克谨天戒，未有不终。汉文帝时，同日山崩，多至二十有九；便是日食、地震，也是连岁频闻。文帝求言省过，所以天亦悔祸，海内承平，愿圣上效法古人，天变自然消弭。”

世宗闻言，思忖良久道：“此语深合朕意。”

话说长了，酒菜便凉了些。内监有眼力劲儿，不待吩咐，自把酒菜续来换上。正待续饮，忽有御前太监入内禀报道：“禀皇上，有严相爷恭候宫外，请求入见。”

世宗道：“原来是严爱卿到了，朕正酒寡，快召他进来。”

少倾严嵩入内，陶仲文看时，原来这宰相。是个糟老头儿。只见他年过六旬有余，只眉毛胡子尽花白了。一脸皱纹，恰似核桃皮般，条条皱纹里，尽蓄满奸诈心计。眼皮松驰搭拉下来，尽将眼睛盖住，虽是白日，恰似睡着一般，只偶尔眼皮翻动时，方从那深不可测的瞳孔里面，透出冷森森逼人光亮。便是陶仲文见了这目光，一时也觉得直透心底，被他震慑住了，方知此人厉害。

却说那严嵩奉旨入内，到龙案前撩袍跪拜道：“臣严嵩叩拜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世宗欠身道：“爱卿平身。今日恰逢陶仙师入宫，正好一席同饮。”

几人说笑久了，世宗欲起身净手。不想刚一起身时，只觉头晕目眩，眼黑起来，朦朧中不辨眼前景物，只一片金星飞溅，旋晕得一头朝下栽来。饶是身后内监侍女眼急手快，抢步上前一把将他搀扶住，慌乱中又是掐人中，又是取汤

水，又使人紧忙去唤御医。

严嵩与陶仲文、邵启为也唬得慌了。心下只道是与皇上饮酒，皇上酒多醉了。几人同饮，个个不醉，只醉了皇上，倘是皇后得知，只怕非同小可，要担罪的。由是一口一个万岁连连呼唤，一时却哪里呼唤得醒。席前歌舞宫娥见状，初时不知底细，看看是皇上晕了过去，只唬得个个一身冷汗，再不敢吭一声气，又不敢近前照应，呆立半晌，悄悄溜个精光。

少顷，御前太医及诸宫嫔妃闻讯纷纷赶来，急得团团围拢在世宗身旁，个个捏一把冷汗，眼泪噙在眼窝，看御医为世宗把脉。严嵩及陶仲文、邵启为三人被挤出人圈外，看又看不见，走又不敢走，惶惶惑惑，傻了似的只呆立着。众人看御医把一会脉，焦急而痛声问道：“皇上病体如何？”

御医道：“不妨，皇上只是过分劳累伤神了，调养两日便好。”

这里正说时，世宗已然苏醒过来。见众人将他围拢，反生疑道：“出了甚么事么，你们如何个个俱在这里？”

众妃七嘴八舌，这个问道：“皇上此刻只觉得怎样？”那个说：“皇上怎地难受？可要些醒酒汤水喝么？”又有那多情的道：“只莫叫皇上独自在这里，只到贱妾宫内，由贱妾侍奉好了。”

世宗此时已觉好些，由宫娥内侍搀起，兀自说道：“不妨，不妨，想是酒多些了。”

早有内侍，端来醒酒汤水侍奉，见世宗这般说，便跪拜献上。世宗喝了些汤水，便由妃嫔宫监扶得到内室龙榻养息。御前太医，又开了一纸处方，正是肾亏补养之药，命人取

来煎熬了，扶侍世宗喝下，只留御前太监及宫娥侍奉，众人退去不提。

半日无话，将至夜时掌灯时分，陶仲文又来探询，世宗只觉精力疲惫，头脑晕眩，仍静卧龙榻，只召陶仲文内室进见。

陶仲文榻前问安拜过，近前问道：“皇上可好些么？”

世宗坐起说道：“朕偶有不适，有劳仙师问候，此刻不妨事了。”

陶仲文道：“日间万岁并不曾醉酒，如何便觉昏晕？”世宗道：“朕日久以来，自觉精神恍惚，精力疲惫，头目晕眩，遍体酸软，且夜夜盗汗，多有恶梦相扰。只怕是天意，不知人可为么？”

陶仲文劝道：“贫道正是为此而来。”

世宗喜道：“仙师有何见教，可解朕之忧患么？”

一面说时，只觉肚里饿了，便吩咐内侍取酒饭来，欲与陶仲文共餐叙话。须臾御膳房太监送食盒进来，就在龙榻前放了桌儿。奉上诸般酒肴饭菜，摆得琳琅满目，极是丰盛。只把个陶仲文看得眼花撩乱，叫不出一个名儿来。陶仲文也不推辞，竟与世宗对坐了。

世宗道：“朕日间多酒，此刻只怕不胜酒力，仙师可独饮吧。”

陶仲文笑道：“万岁只管饮来，不妨事的。贫道承蒙万岁厚爱，岂敢让万岁伤酒。饮罢贫道自有话说。”

世宗便不再推辞。少顷酒足饭饱，世宗问道：“仙师夜来探问，怕敢是有长生不老之药献与朕么？”